

# 挪威 曾经的乌托邦



于特岛外的指路标识

## 突然开始的噩梦

7月22日震惊世界的一声爆炸和一场枪击，将挪威人拖入了巨大的悲痛。挪威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人们，一直认为传统安全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与他们相距甚远，但7月22日奥斯陆政府大楼的浓烟和射向无辜少年的子弹让人们看到了挪威人的眼泪、悲伤和愤怒。挪威惨案是挪威人的梦魇，一个星期以来“人间天堂”挪威，一直被恐怖阴霾笼罩。

两个地点、两起血案，76人死亡，短短数小时内，突如其来的血腥与暴力让挪威这个被世人称为“最和平的国家”充满了悲伤和愤怒。西方媒体称这个生活最接近“天堂”的国家，被二战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拖入了“地狱”。

7月25日傍晚，约10万挪威人聚集在奥斯陆，他们手持玫瑰悼念爆炸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说：“邪恶可以杀死一个人，但它永远不可能击败整个国家。”

一个富裕、和平和开放的社会，为何也会有恐怖主义？

首先，移民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挪威人口约430万，其中移民人口约

24.4万。1998年奥斯陆接受外国移民的数量比1997年增加了36.8%，近年来移民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刑事犯罪活动中80%以上的作案者有移民背景。移民更加重了“福利国家之船”的超载。本来北欧的高福利政策已使一些国家不堪重负，而移民的到来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挪威平均每年为“难民”支付10万美元。

其次，极右翼政党助推民族仇视。2009年，右翼进步党通过“限制移民”政策吸引选民，成为挪威议会第二大政党。进步党的支持者长期抗议挪威政府在移民政策上宽大为怀。

由于坚持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理念，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建立和扩大一直持反对和消极的态度，挪威至今未加入欧盟。

再次，挪威对极端暴力防备不足。社会裂痕逐步加大，却未引起挪威政府的足够重视。

由这次挪威袭击事件衍生出的担忧遍及欧洲。一些分析师担心，在反移民情绪高涨的欧洲部分地区，袭击可能“被复制”。“挪威给了欧洲一个清晰的警告。”

本报综合消息

挪威是欧洲最北、最冷的国家。但是在最幸福的国家排名中，挪威屡夺第一。首都奥斯陆被称为“上帝的山谷”。它宛如安静、祥和的世外桃源，曾被人们认为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在挪威，人人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教育和医疗都免费。

### 他们是最幸福的人

以前谈起挪威，往往先想到它的历史。历史上，挪威曾住着一群暴戾骇人的维京海盗。但是，北欧海盗已经逐渐成为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和一个遥远的神话。现在谈起挪威，我们都知道那里就像我们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挪威，是联合国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人均寿命为81岁，接受教育平均达12.6年，失业率只有2.1%。该高的高，该低的低。自由、安全、财富……甚至闲暇，挪威人几乎都占全了。联合国曾根据健康、教育及生活水准等指标综合评估世界各国的幸福指数，挪威连续六年在全球排名第一。

2011年最新的幸福国家排名显示，挪威年度人均GDP高达5.3万美元，为世界最高水平。医疗支出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74%的挪威人都表示其他人值得信任，这个比例为各国之最。而且，94%的挪威人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感到满意，认为努力工作有助于实现个人发展的比例高达93%。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也帮助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 追求优雅而不是速度

但是，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中，挪威国民的私人财产情况最差，排到了最后一名。如果将挪威人所欠的外债扣除，几乎所有的挪威人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对照人们在挪威感受到的“青山秀水、别墅洋房、豪华游艇及高档汽车等优雅的生活境界，这种反差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目标是优雅，而不是速度和数量。

其实，挪威人衡量贫穷和富有的尺度，并不是中国人常用的存款数量和私产规模，而是实际享有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在挪威，你看不到一家路易·威登专卖店，他们的手臂上即使没有挎着一个LV的包包，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美好让时间在这里停滞

和平与安全差不多是上天赐予挪威的礼物。挪威地处欧洲文明后花园，几乎不用为国际关系中的阴谋诡计操心，而又能直接享受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的各种成果。挪威的福利甚至让社会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个时间已经停滞的国家，甚至很难感受到传统意义上生命的激情。他们只能在电脑游戏中感受拿破仑与俾斯麦的荣光，外国人的荣光。



乔·内斯伯 (Jo Nesbo) 是著名悬疑推理小说《雪人》的作者。他来自挪威，被称为当代挪威犯罪小说大师，他的侦探小说哈里·霍尔系列已有了40余种语言的译本。他还被称为北欧的“下一个拉森”(斯蒂格·拉森是北欧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他的作品从2004年开始席卷欧洲，火遍全世界)。

## 挪威，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袭击案过后，挪威再也不是过去的挪威。虽然此刻笼罩在挪威人头顶上的恐惧阴云会慢慢散开，但不会彻底消散。人们已经回不到无忧无虑的过去，那么，就选择勇敢向前走吧。”乔·内斯伯如是说，他是享誉挪威的小说家。他的看法代表了很多挪威人。以下是他的一些感想。

几天前，这里的爆炸案跟于特岛的枪击事件都还未曾发生的时候，我和朋友探讨了一个话题。生活的美好，是如何总跟世事变迁带来的忧伤如影随形。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回到那纯真的童年、初恋的季节了。即便是最光明的未来，也无法弥补这种损失。

再也回不到那幽香的七月了。那时，年幼的我喜欢从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跳入挪威海峡冰冷的融水中。再也回不到那个兜里揣着10个法郎的17岁了。我站在法国戛纳的海边，看两个大人穿着傻里傻气的白色制服，划着游艇，送一个女人和她的狮子狗上岸。那时，我头一次发觉，挪威的平等社会只是个特例，并不是世界的常态。

再也回不到当时的目瞪口呆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端着自动武器的守卫，围守在另一个国家的国会大厦前。见此场景，我摇了摇头。心中既是无可奈何，又伴着些许自鸣得意。我在想，这些东西我的国家可用不上。

许多年来，挪威好像未曾改变过什么。你大可以出国三月，游历世界，看看外面那些改变、暗杀、屠戮、饥荒和海啸。然后你回到家，会发现报纸上唯一的新东西，是那些填字游戏。这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国度。政治上全然一边倒，辩论的主题，历来是探讨如何实现全民已达成的共识的目标。只有外部世界开始侵蚀进来时，才会出现思想上的分歧。

尽管如此，直到周五，我还觉得自己的国家像处于一般纯净——从未受过病态社会的浸淫。只是种夸张的修辞而已。已然未然。

六月里，我曾跟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及一位朋友，一起骑车横穿奥斯陆。这座庞大却依然微不足道的城市里，有一个草木丛生的山坡。我们正准备去那里远足。两个保安也骑车跟着我们。我们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一辆车开到了首相身后。司机从摇下的车窗中探出头来，喊

道：“延斯！这儿有个小男孩觉得跟你问好会很酷。”

首相笑着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小男孩挥了挥手。“你好啊，我是延斯。”

首相戴着自行车头盔，小男孩系着安全带；他俩都停在红灯跟前。保安们小心地保持一定距离停在后面，脸上还挂着微笑。这是幅国泰民安、彼此互信的画面。这是那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田园牧歌般的社会。怎么可能出事呢？我们都戴着自行车头盔，还系着安全带，我们都遵守了交通规则。

当然可能出事。有些东西，总会出事的。

周一晚上，超过十万市民集结在街道上，悼念袭击中的受害者。那幅画面，震撼人心。在挪威，“让脑子保持冷静”是种国民美德，但“让爱心保持温热”可不是。人们纷纷表达着那些我们从社会中继承的理念和价值观，虽然多多少少曾被忽视，但并不是一纸空谈。此情此景，让那些对国家荣誉感啦，国旗啦，豪言壮语啦，庞大的游行队伍啦，这些东西天生心存厌恶的人，也不由得为之动容。集会上的人说，我们挪威人不让任何人夺走我们的安全感跟依靠。在对抗恐惧的战斗中，我们拒绝投降。

现在，一切已然无法回头了。

昨天，在火车上，我听见有个男人狂怒地大喊大叫着。周五前，我会本能地转过身，也许还要挪近一点。毕竟，这可能是场有趣的争执。也许还会吸引我站在一边，替另一方说话。但现在，我本能地看了看我11岁的女儿，查看她是否安全，又找了找逃生的路线，以防那个男人是名危险分子。我相信，这种新的反应会被时间缓和。但我已经知道，这种感觉将永远不会消逝。

炸弹爆炸后，一英里外的我家都能感到震动。于特岛枪击案报道也开始播放，我问我的女儿，她是否觉得害怕。她用我曾跟她讲过的一句格言回答了我：“怕。但如果不经恐惧，你就不会变得勇敢。”

所以，如果已经没有路让我们回到从前，回到那不经风雨的纯真无畏中，那么，我们面前还有一条路，通向未来。要勇敢面对。要一如往昔地继续向前。在左脸被打时，送上右脸，还要问：“你就这点本事了吗？”要拒绝让恐惧改变我们构筑社会的方式。乔·内斯伯